

上海，科学大院里直面肿瘤的“他和她”

“我的爱人，她超越了生命的平凡，用乐观坚强，向人们展示了生命的美好。此生，我为她骄傲。余生，我愿倾尽一己之力，继续为抗击疾病而不懈奋斗。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前进，都是对她、对生命，最好的告慰！”

作为一位生命科学家，他擦干眼泪，将失去爱人的悲伤，化为研究生命科学与技术的无穷动力，坚定前行。

本报记者 张建松

一见钟情

他和她在上海结婚的前十年，各自忙碌。她是他的一半，她也是他的一半，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日子过得平淡、和美

浓荫掩映的上海岳阳路上，有一个静谧高深的科学大院，那里是中科院上海分院多个生命科学领域研究机构的所在地。他和他，都在这个科学大院里工作。

15年前，他和她第一次在北京见面。那一年，他48岁，作为中科院引进的“海归”生命科学家，在北京参加科技部关于我国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她39岁，在中国科协国际部工作。

在共同的朋友介绍下，他和她在一个聚餐会上一见钟情。那一天，她穿了什么衣服、是什么发型、说了什么话？事隔多年，他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只有当时怦然心动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相伴余生，就是她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她对他，也是一见钟情。交往4个月后，她辞去了北京的中国科协工作，只身来到上海。

2004年5月1日，他和她领了结婚证，在上海的科学大院附近安了家。利用节假日，邀请了一些朋友和同事到家里来，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就算举行了婚礼。

那一年，正赶上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共同筹建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的，顺利进入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工作。语言优势加上国际交流的工作经验，她很快胜任了新角色，被任命为所长助理、综合办主任。

她就像研究所里的“大管家”，除了科研处、财务处，其他工作都由她综合负责。她敬业、认真、严谨、负责，即使是再普通的一份工作报告，都精心写作，遣词造句，反复推敲，力求完美。

作为一家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接待外宾也是她的日常工作。她待人真诚热情、落落大方、考虑周全，给许多外宾都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其中包括两任法国总统。

婚后，他一如既往地忙。当时作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忙科研、忙管理、忙会议、忙规划、忙许多行政上的具体事务。

他说，和她在上海结婚的前十年，是各自忙碌的十年。她是我的一半，我也是她的一半，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日子过得平淡、和美。

如果没有病魔的袭扰，他和她忙碌、平淡、和美的日子，原本可以一直过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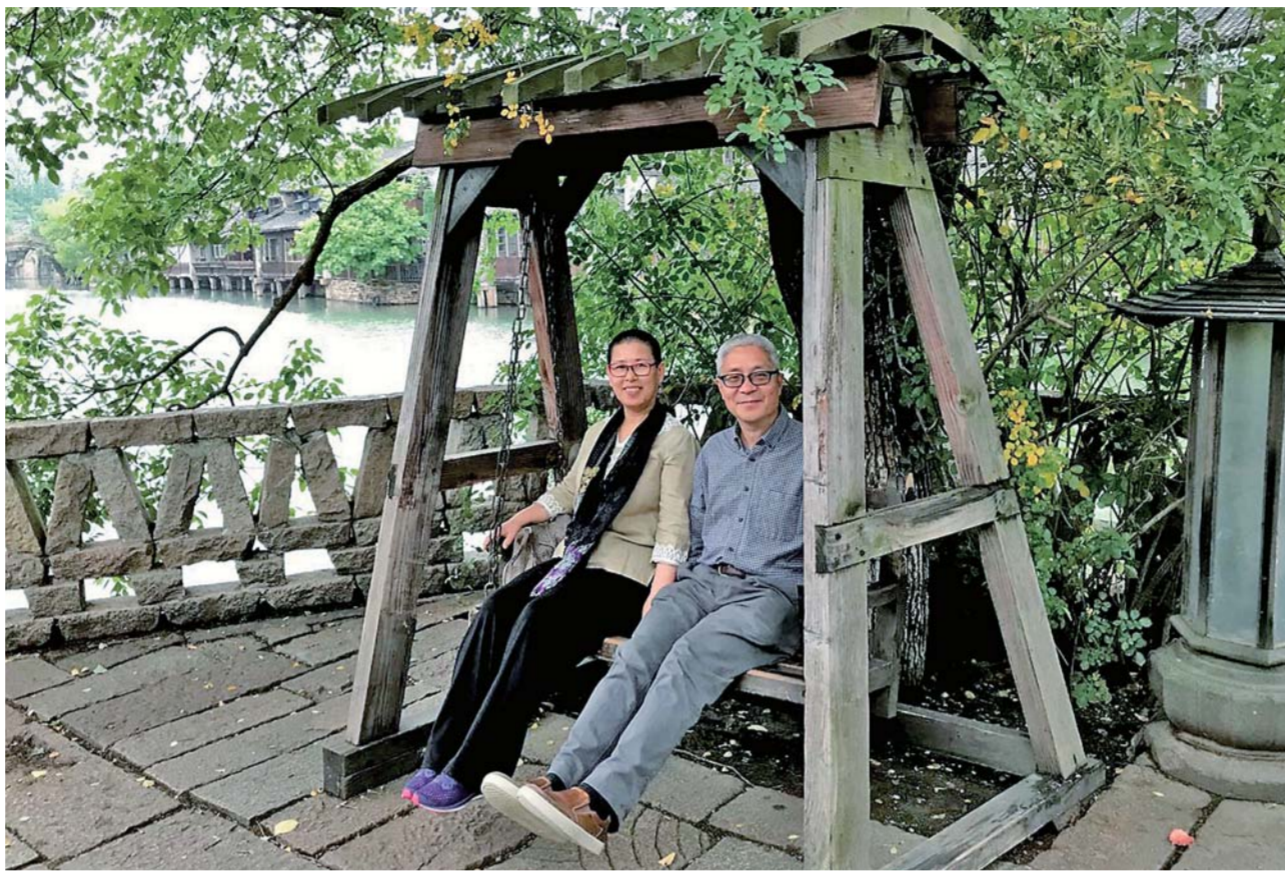
直面肿瘤

她一再追问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她患结肠癌并已肝转移。她一下子紧紧抱住他，泪如雨下

2014年5月，他和她结婚十周年。她早早订好机票、酒店，计划8月份两人到欧洲，旅游度假庆祝。

谁知，4月初，她的身体出现了异常。有天早上一觉醒来，上嘴唇莫名其妙地肿了，就像被蚊子叮了一口；吃早饭的时候，发现下嘴唇下方也有些发硬。此前，她还曾晕倒过，眼睛突然出现充血，但症状很快就消失了，她当时并没在意。

在好友的提醒下，2014年4月的最后一天，她到上



▲如果没有病魔的袭扰，他和她忙碌、平淡、和美的日子，原本可以一直过下去。受访者供图

海中山医院验了一次血，顺便把肿瘤指标也查验了一下。

这一查，发现两项肿瘤指标高出标准数十倍。他的心里一沉，不敢丝毫大意。当晚，就把她的验血报告，发送给好几位医学专家朋友。第二天，他带她到瑞金医院再次抽血验证；第三天，又带她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全身检查。做完肠镜，医生问她平时有无便秘等不适，她回答都没有，心里很轻松。

那天，她还到单位做了简单安排和工作交接，近晚上7点，才和他一起从科学大院回家。晚饭后，他说和学生约了谈工作，一个人又回到了科学大院的实验室。快10点了，才回家。

进门的时候，他手上拿了一张卡片，对她说：你不是让我为结婚十周年写点东西吗？卡片上，是他手写的一首诗。坐在沙发上，他一字一句地念给她听：

你是/初春的一束晨光/为我打开/心灵的萌窗；你是/盛夏的一束玫瑰/为我送来/爱情的芬芳；你是/金秋的一片红叶/为我展开/生活的彩妆；你是/冬夜的一条星带/为我披上/人生的温暖；十年的365个日夜，化为幸福的旋律/时时刻刻/把我俩紧紧缠绕。

诗落笔于2014年5月8日。

听着他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念着写给自己的诗，她感受到他的爱意，感受到十年婚姻生活中，他的幸福与快乐，那也是她的真实感受。那天晚上，她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停下来！

第二天，他和她都醒得很早。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她去中山医院。大院全身检查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怎么又要去中山医院？她开始怀疑，一再追问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她患结肠癌并已肝转移。

她一下子紧紧抱住他，泪如雨下。她最担心的是，如果有意外，他怎么办？那是一种多么不舍的情感！

其实，头天晚上，他并没有和学生在实验室谈工作，而是打了一晚上电话，咨询各种医生，安排病房，给她最好的治疗条件。

很快，她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他为她做了很多，她也不想给他增添负担。她要和他一起勇敢面对，淡定、乐观。

“金牌陪护”

疾病治疗的间隙，只要身体许可，她总是把两人生活的每一天，安排得丰富多彩

痛苦而漫长的治疗过程，他为她们的乐观和坚强，深感骄傲。

即使生病，她绝不减少生活中对美的热爱和追求。化疗以后，头发大把大把脱落，她在网上买了各种式样的帽子；需要滋补，她和病友们一起研究了许多美味的配方。

她还将自己使用的化疗药物，一一都起了外号。奥沙利铂

是“小铂”，希罗达是“小希”，伊利替康是“小伊”，5-FU是“小5”。将这些“小家伙”与自己相处的情况记录下来，副反应小的，提出表扬。

化疗的同时，由于癌细胞转移，她做了结肠癌手术，紧接着又做了肝手术。无论病魔多么疯狂，始终没有把她打倒。在人们眼里，她还是那么关心别人，性格还是那么阳光，对生活对家人对朋友对一切，都充满了感恩之心。

她热爱生活，热爱美景、美物、美食。生病并没有减少她发现生活中的美、分享生活中的美。病房里的医生、护士、护工、病友，都成了她的朋友。她将自己2014年住院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编辑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送给大家。

从一开始，他就对她说，治疗的事就交给我吧，你只要听话、配合。他咨询医生，查阅大量文献，与专家讨论国际最新治疗技术。每次去医院，他都把相关手续办好，化验单开好，再打电话叫她去医院。

在她的病床前，他架起了电脑，当成自己的临时办公室，自称“金牌陪护”。医生鼓励多走动，他就常常为她高举着输液瓶，陪她一起在病区走廊里散步，自封“保驾皇后出行”。

化疗后，她的白细胞通常会下降很多，免疫力低下，他很紧张。有一天，他在办公室会见了一位肺炎刚刚痊愈的同事。回家后，他觉得自己好像浑身沾满了细菌，离她远远的，像蒲扇一样摆动着两只手，好像能把细菌甩掉似的。

晚饭时，他提议两人分坐在餐桌两端，保持距离。菜刚上桌就觉得，这样得有一个仆人服侍呀？两人大笑起来，又把餐垫挪到了一起。

疾病面前，她才发问他有多么理性乐观，他有多么离不开她，而她又有多么舍不得他。

疾病治疗的间隙，只要身体许可，她总是把两人生活的每一天，安排得丰富多彩。为他打扮、为他做饭、为他装饰一个温馨的家。节假日到来之前，订好机票、宾馆、做好攻略，安排旅游度假。

她一心想要自己最后一段人生路，和他在一起无悔度过，给他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无声告别

那晚，漆黑的病房里，一片寂静。他无助地抱着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挣扎。作为专攻生命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深感自己在生命面前的渺小，深感自己对于挽救生命的无能为力

她患病五年后，一切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2019年春节假期，他和她约好了朋友，到葡萄牙马德拉岛过年。从伦敦飞到马德拉岛的当天，她就感觉很不舒服。第二天，他陪她立即返回上海。下了飞机，就住进中山医院。

4月18日，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陪她在医院里，像往常一样与肿瘤抗争。

她对他说：抽空去看看自己的腰痛。回来时，看到他带回一大包药，笑着问：这么多？他答道：都是膏药，医生在我背上还标了记号，让家人照着记号位置贴。她笑着说：晚上我帮你贴。

晚上8点，她突然感觉到衰弱袭来，轻轻地对他说：不能帮你贴药了。他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留给他的告别。

那晚，漆黑的病房里，一片寂静。他无助地抱着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挣扎。作为专攻生命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深感自己在生命面前的渺小，深感自己对于挽救生命的无能为力。

此刻，转移到她大脑血管里的肿瘤细胞，正疯狂地封闭着她的意识和感情。他伤心地看到，她的眼睛流出一片无声的眼泪，这是她向他告别的依恋与不舍。

此后两周，在药物的控制下，她被肿瘤细胞封锁的大脑与心灵，稍微得到了喘息。趁着短暂的清醒，她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遗体捐献书上，亲手签上自己的名字。

她把自己身上唯一没有被肿瘤细胞侵袭的器官——眼角膜，捐赠给了别人；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在生命最后一刻，她让自己成为一名“大体老师”，为生命与医学事业，点燃了最后一丝烛光。

2019年5月2日，她将最后一眼依恋不舍的目光，缓缓地投向了，便永远地闭上了。

遵照她的意愿，他为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那天，来了很多她熟悉的朋友与同事。他再次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颤抖地念了一首写给她的诗：

我仿佛看到/从没有病痛的天堂/你的灵魂静静地凝视着我/把浓浓的思念/化为丝丝阳光/洒落在我们牵手走过的大街小巷/洒落在我们曾经历过的异国他乡/沿着这缕缕思念/我将再次回到你的怀抱/我们再也没有告别。

坚定前行

上海岳阳路上这个浓荫掩映的科学大院里，一个个忙碌的实验室，就是科学家开辟的一个个生命科学战场

他叫吴家睿，她叫陈芳。

他和她的故事，是我在中科院上海分院采访时，从她的一位好朋友那里听到的，并深深打动了她。

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常走进这个静谧高深的科学大院，报道科学家取得的一项又一项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我，却很少去想，奋斗在这里的生命科学家们，自己是如何面对生命的难题，如何面对人类尚无法战胜的疾病？

人类面对自己的生命，犹如面对茫茫的宇宙一般，深不可测的未知，不可计数。自然界，有三种情况影响人类的健康：第一类，是人体自身的各种“机器”受损或老化；第二类，是非人类的生命侵袭，如肠道菌群、病原菌和病毒等；第三类，是从人体正常细胞衍生出来的异常细胞——肿瘤。

就像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在了一支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的队伍中，总会有一些个体因为种种原因，蜕变成“异己分子”。

肿瘤细胞，就是我们机体中的“异己分子”。

由于携带的遗传突变，或者环境诱发的新突变，他们背叛了要维护机体健康的“初心”，只关心自我的私利。通过损坏机体的正常机能，不断扩张“异己”的肿瘤细胞队伍。

它们或巧妙地利用机体已有的各种生物学手段，或发展出全新的生物学手段，用以逃避机体的检查与防御机制，对抗种种治疗方法。

抗击肿瘤，绝不是简单地对机体进行修修补补，而是一场两类生命对决的战争！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生命战场，有多少科学家殚精竭虑、贡献智慧，默默无闻地奋战在研究生命、抗击疾病的第一线？上海岳阳路上这个浓荫掩映的科学大院里，一个个忙碌的实验室，就是科学家开辟的一个个生命科学战场。

走进科学大院里的细胞楼，穿过其中一个忙碌的实验室，我来到了吴家睿的办公室。他依然保存了爱人陈芳的手机和微信，并通过陈芳的微信，与她的朋友们一一告别。作为一位生命科学家，他擦干眼泪，将失去爱人的悲伤，化为研究生命科学与技术的无穷动力，坚定前行。

“我的爱人，她超越了生命的平凡，用乐观坚强，向人们展示了生命的美好。此生，我为她骄傲。”吴家睿说，“余生，我愿倾尽一己之力，继续为抗击疾病而不懈奋斗。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前进，都是对她、对生命，最好的告慰！”

仁心：时刻谨记善对病人

近期，一条病人的求助短信让马量牵挂。只要碰到人脉比较广的朋友他总会问一句，“有件小事你帮我打听看看？”

18年前，刚开始独立手术的他碰到了一个在杭州打工的青海病人，需要更换心脏瓣膜，看着这个在杭州无依无靠的女孩经历如此大手术，马量便把电话留给她，联系从未断过。

手术后女孩回青海，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近两年，她在高原地区又有气急的症状，于是到浙大一院复诊。结果到了杭州，气急的症状不治而愈，她考虑可能是年龄大了，对高原地区不适应，便带着丈夫和孩子搬到杭州，开了个拉面馆。

前不久，这位青海病人给马量发来一条短信，希望他能帮助了解一下，又来务工工人人员在杭州念书的问题，“他们在杭州除了我，又不认识其他人，也不知道去哪个部门咨询相关情况，眼看着暑假过去就要开学，一家子都很着急。”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哪怕是数十年前的病人，马量依然坚守着从医近30年来的准则，“我父亲常对我说，尤其对穷人要好一点。”

“马主任组的用药太规范了。”很多来浙大一院轮转的医生、实习生都感触良深。在马量的带领下，心胸外科心脏病区的药品比例一直以来保持较低水平，替病人省下了不少的医药负担。

对于医患关系，马量说，很庆幸这几年医疗环境得到改善，但做得远远不够，这需要各方面努力，既要患者对医生的理解支持，医生也需要理解和体谅病人。

“我觉得每颗心都是好的。”救治过无数心的马量说，人性本是善良，医患就该和谐。

“金刀”马量：每天应考“生存或是死亡”

本报记者 袁立华、黄筱

“生存，或者死亡！”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选择，每天都在考验着马量的手术技艺。

马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胸外科心脏病病区主任。“对于心血管外科来说，在手术台上，成功与否只有硬币的两面，要么活，要么死。”

上世纪90年代从浙江最好的医学院（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马量一直不敢懈怠，技术不断精进；而遇到马量的患者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遇到死神的概率大大降低：马量一年500多例心脏大血管手术，成功率超过98.5%，这在全球范围的同行里，属于先进水平。

所以，2018年，马量获得心血管外科医师最高荣誉——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金刀奖”。

修心：针尖游走毫厘间

人的一生心脏要跳动大约25亿至30亿次，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心脏计量着生命的不息，然而当这个人身上最精密、最重要的器官出现“故障”时，命悬一线或许就是心脏病医生所要经常面对的时刻。

2018年8月18日，由马量主刀的全国首例同期微创冠脉多支搭桥术联合右上肺肺癌切除术，历时4个多小时顺利完成，病人术后9天就出院。

冠心病，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肺癌，我国发病率、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当两种疾病出现在同一个

病人身上，并且需要同时手术时，马量是如何接受这个挑战的？

由于手术需要开胸，而患者是一位70岁的老人，马量和团队经过多番讨论，放弃了原本制定好的手术方案，转向难度更大的微创手术，将手术切口从20多厘米改成左胸7厘米左右的微创小切口。

“检索文献，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报道；询问同行，也还没有人开展过这样的术式。”马量回忆，当时国内仅有少数医院采用微创小切口进行冠脉支架搭桥手术，而能够开展微创多支搭桥手术的医院少之又少，无论是对手术技术，还是设备和人员保障都非常苛刻，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医生还需同期经左胸侧胸腔小切口进入右胸腔进行肺部肿瘤切除，这项同期手术同时涉及微创心脏搭桥技术和微创腔镜技术，要求手术团队具有极高的手术综合能力。

这样生死就在一瞬的硬仗，几乎天天都在马量的生活中上演，每天连轴转的瓣膜手术、微创手术、冠脉搭桥等手术……平均两三天一次的急诊大血管手术，作为科室的顶梁柱，马量每年的手术量超过了500台，手术成功率在98.5%以上。

换心：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

在马量办公室桌上，放着一幅儿童彩笔画：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和听诊器的医生在招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这是一位13岁的小病人欣欣（化名）送给他的礼物，感谢马量治好了自己的心脏病。

瘦小，曾是欣欣给人的第一印象。13岁的她身高1米

46，体重却只有59斤，这个被扩张性心肌病折磨5年的小女孩病情不断恶化，能拯救她的办法只有心脏移植。

2018年8月1日，欣欣一家人终于等来了希望，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心脏与欣欣配型成功，深夜11点30分，浙大一院心脏移植团队4名医生赶到捐献地，为第二天的心脏获取做准备。

8月2日清晨6点40分，装载着捐献出的心脏，移植团队一路飞驰赶往杭州，8点40分，在医护人员护送下送入手术室，此刻早已做好手术准备的马量接过这珍贵的“生命馈赠”后，一分钟不敢耽搁，他在保持功能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修整，以使血管吻合更高效便捷。

9点13分，病心被取出，“换心”随即开始。由于欣欣年龄小、体重轻，心脏主动脉很细，直径只有1.5厘米左右，而供心来自成人，主动脉直径有2.5厘米左右，这无疑增加了手术难度。

一道道关卡迈过，“开放主动脉”“查心超”……马量向手术团队传达指令，伴随着一阵阵强劲有力的心跳声，移植进欣欣体内的开始自动复跳，“很好”“太完美了”……欢呼声随之而来。手术后天下午，欣欣的父母进入监护室看望了她，小女孩精神状态不错，还吵着要看动画片、吃零食，对她来说，这种“任性的哭闹”已经久违了，马量还不忘打趣说道，“换了台新发动机，动力更足了！”

在对欣欣的治疗过程中，马量得知这个家庭因为女儿的疾病早已花光所有积蓄，于是他主动向医院打听有没有资助渠道，帮助他们申请了“浙大一院器官移植基金”的医疗资助，在马量的帮助下，欣欣获得了10万元基金资助，大大减轻了一家人的经济负担。